



上篇

国运天机

神州大地，论水则非黄河、长江莫属；论山则首推中华民族的祖山昆仑。莽莽昆仑，形如三条巨龙，从西向东、南、北三面蜿蜒盘舞，再纵横蔓延，化作无数条起伏潜龙，隐卧东方大地。昆仑巨龙，主宰东方大地的「富与贵」，那昆仑主脉所出之人，是否足以定夺天下大势，以至其威力可否旋乾转坤？且看《李淳风》之「天机风云」。

A decorative graphic of stylized, swirling clouds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-wash style, framing the title and chapter number.

天机风云

第一回

时值南北朝天下大乱，杨坚篡周改隋。天高云淡，赤空万里，犹如天下百姓的鲜血悬凝于天际，肃杀凄厉，可惊可泣。

在昆仑山口玉虚峰山脚东面的一条高原山径，有一对青年侠侣，正风驰电掣地向昆仑山玉虚峰疾奔。男的叫李南生，女的叫燕红玉，是一对“忧国忧民、济世为怀”的侠客夫妻。

玉虚峰就在二人前面的十数里处巍然耸立，但见峰顶巍峨高耸，没入九霄天际，山体冰雪封裹，晶莹洁白，山腰白云缭绕，仿如迷幻仙景。

青年男子李南生向玉虚峰瞥一眼，忽然微笑道：“玉妹，你知我为什么引你上此峰么？”

青年女子燕红玉甜甜一笑道：“我怎么知道？”虽然不知，但她笑意甜极了，就如从心中笑出来一般。

李南生见妻子甜笑迷人，忍不住一手把她抱到怀中，一面带她掠行，一面悄笑道：“告诉你，此峰名为昆仑玉虚峰，自然是为玉妹你天造地设的啊！”

燕红玉任由夫郎带她掠行，她知道他的功力超卓，便多带一人行走，亦决无妨碍。她一面甜笑一面道：“南生哥哥，那你知道玉虚峰的来历么？”

李南生微一摇首，道：“我只知道这是昆仑山的圣地，恰巧与玉妹的名字相配，早萌带你前来一游的夙愿，至于她的来历，便不太清楚，玉妹你知道么？”

燕红玉道：“南生哥哥，你知道么，相传玉虚峰是天帝玉皇的妹妹玉虚神女的行宫呢！当年玉皇大帝见昆仑山雄伟高巍，仪态万千，且距天宫较近，便在昆仑山巅修了一座行宫，与夫人西王母不时于此宫居住。他的妹妹玉虚得知后，很不服气，说玉皇大帝把天上的好地方都占尽了，还来图谋地上的胜景。玉皇大帝理亏，便只好把其中的一座山峰让给玉虚。于是，玉虚便在此山峰修了一座行宫，水清玉洁、瑰丽无比，玉虚此后常与众姐妹结伴

到此游居，后世人因此称此峰为玉虚峰。”

李南生听了，大乐道：“好啊！玉妹与玉皇大帝的妹妹，竟有如此一段渊源，虽然千里奔波，十分艰辛，但能抵此圣地，也便不虚此行也！”

燕红玉格格娇笑道：“红玉怎敢与玉皇大帝的妹妹相比，南生哥哥胡说八道。”

“呵、呵，他并非胡说八道，你的确与昆仑山有极深渊源……”话音未落，两人的前面，忽地闪出一位青年男子，目中精光闪烁，一望便知是一位内功极深的高手，而且他似乎早就在前面的巨石后隐伏，彼此相隔不到一丈，在如此短距之下，他的呼吸竟能瞒过李南生夫妇的耳目，他的功力显然还在他二人之上。

李南生见此人来得突兀，武功又极高，惟恐他对燕红玉不利，身子一滑，便挡在燕红玉前面，厉声道：“阁下是谁？怎的如此无礼，偷听吾等说话，哼！”

燕红玉却不以为意，格格娇笑道：“南生哥哥，莫怪这位兄台无礼，只是我等自顾谈论玉虚峰，稍为疏忽，才未发现人家隐于石后罢了。”燕红玉故意显示自己的大方与目力，同时又缓和李南生与此人的僵持。

果然此人闻言呵呵而笑，道：“很好，夫人的目力果然惊人，一言道破吾之行藏，好，果然不愧为昆仑之母。”

李南生一听，不由更感惊奇，忙道：“喂，你这人好不奇怪，怎的又胡说八道，怎说是‘昆仑之母’？”

这人目注李南生一眼，忽然微微一笑，但随又微叹口气，似有满腹判断，却又欲言又止。

燕红玉知此人绝非等闲之辈，听他说“昆仑之母”四字，她心中不由突突一跳，暗道：此人似乎连我已怀一月身孕也瞧破了，他的目力当真非同小可，假若如此，那我腹中的胎儿，岂非与昆仑山有缘，可笑南生哥哥尚未知自己快为人父呢！

燕红玉心中转念，便向那人道：“兄台好眼光啊！但你如何判断的呢？”

那人微笑道：“嫂夫人子嗣宫已现赤气，此乃梦熊有兆之象也。但赤气尚浅，由此亦可判断，此兆孕生尚不足一月。”

燕红玉一听，俏脸不由微红，暗道：确然如此，因为她自感身怀胎孕，

也只是二十多天的事，她甚至尚未来得及告知夫郎南生呢。燕红玉不由又问道：“那兄台为甚有‘昆仑之母’之判断呢？”

那人笑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吾上此昆仑玉虚峰已有三数月了，吾上昆仑的目的，事涉天机之道，十分艰深奥秘，说出来世人绝不会明白，不说也罢，只是日前吾忽见昆仑中干主脉，于头颈处忽然腾升七彩烟云，其色赤、橙、黄、绿、青、蓝、紫变幻不定，其中必隐伏什么天机奥秘，因此吾便久潜于此，仔细审察，可惜仍迷惑难明，直到嫂夫人突然在此出现，才忽然明白那七彩烟云的含意。”

此时李南生见那人说得玄秘，不由亦心中大奇，忍不住发声问道：“到底是甚含意？”

那人伸手向李南生夫妇的来路一指，意味深长地道：“两位刚才是否从东向西而来，而昆仑中干主脉所升烟云，起自西面，向东面延展，恰好抵临此地，其势有如久潜之子婴，欢欣踊跃，迎接其母莅临似的，而嫂夫人又恰恰已怀身孕，这岂非应验了‘昆仑龙气迎母’之兆么？嫂夫人岂非就是‘昆仑之母’么？”

李南生惊喜道：“红玉你……你……真的已有身孕？”

燕红玉含羞带笑道：“南生哥哥，你呀！你快为人父啦，尚如此糊涂透顶，还不及这位兄台目光锐利。”

李南生见燕红玉已亲口承认，心中不由一阵狂喜，他对那人的反感，立刻跑到爪哇国了。他连忙向那人拱手道：“多谢兄台提醒，倒是李某人误会了兄台一番好意啦，请勿见怪！”

那人听李南生自称“李某人”神色一凝，随又意味深长地笑笑道：“兄台原来是李姓，那彼此便是同宗兄弟了。实不相瞒，在下姓李名淳风，在北周国任司天监之职，三月前特地从长安赶来此地，恰好遇上李兄弟和嫂夫人，看来吾与李兄弟一脉，有甚深渊源呢！”

李南生一听，不由大感亲切，因为他亦是北周国都城长安人，与李淳风不但是同宗兄弟，而且是同乡，因此大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。

李南生把自己的祖籍、姓名、来历，均坦然对李淳风说知。李淳风仔细聆听，却没说话，只微笑点头。李南生心中微感奇怪，忍不住又问道：“李兄照刚才所言，吾妻红玉乃‘昆仑之母’，那吾之孩子岂非‘昆仑之子’么？”

想昆仑山浩瀚无极，十分雄伟，吾儿岂非也是一伟岸之人吗？却未知于吾李家有甚好处？吾夫妇又是否可以因此而叨光呢？”

李淳风一听，目注李南生一眼，但见他的命宫“司空”位上，浮出一股“青中带紫”之气，凝聚一团；然后再向上延伸，其气越发呈青，到“山根”位时，甚至青中带黑，其“紫”气已荡然无存。李淳风心中不由微叹口气，暗道：“司空”位主人之二十有二，恰好是李南生目下的年岁命宫，“青”者煞也，当主目下的“煞气大炽”，避无可避。幸而“青中带紫”，紫乃贵气，尚可保生命无碍，且可逃出目下的煞劫。但到其四十一岁“山根”位时，亦即十九年后，只怕其运气便必遭夭折了，其运气如此，夫复何言？

李淳风这般思忖，便不再多言，只简略地回了一句道：“南生兄，你夫妇二人既千里迢迢，抵此昆仑圣地，足证你李氏血脉，与昆仑龙脉有极深渊源，一切且于其中仔细体味，日后自会明白。”

李淳风说罢，也不理李南生、燕红玉夫妇二人是否明白，拱一拱手，即向山外掠走了。好一会，忽地传来一声啸鸣道：“天机乍现昆仑峰，龙虎潜游四海中，九州靖平丹日耀，上下求索问苍穹。”啸鸣音忽地戛然而止，显然发声之人已远去了。

李南生迷惑地道：“这李淳风神秘秘的，未知所发啸鸣是甚含意？”

燕红玉笑道：“南生哥哥，不必想那许多，你不是早欲上玉虚峰么？既已千里迢迢抵此峰下，只管上去一游，回去再仔细思忖那李兄的神秘含意吧！”

李南生点点头道：“燕妹所言甚是，吾等江湖儿女，既以游历天下，济世救民为旨，管他什么天机运气呢？且上昆仑玉虚峰一游，以遂吾等多年心愿。”

李南生说罢，果然与燕红玉携手并肩，并不畏玉虚峰的巍峨高峻，奋勇向上攀登。李南生也不敢令燕红玉太过费力，他此时已知她怀了他的骨肉，不敢有任何闪失，在她身边寸步不离，小心呵护。

二人的轻功造诣甚高，玉虚峰虽然险峻，但也绝对难不倒这对青年侠侣，二人花了一个半时辰，玉虚峰巅便已在不远的视野中了。

突见群山连绵起伏，雪峰突兀林立，冰丘、冰锥星罗棋布，当真是峰外多峰峰不尽，岭外有岭岭难数；目极雪山连天际，驱遣江河东入海，制控五

岳断山横！李南生不由仰天长叹道：“昆仑浩大，当今之世谁敢轻觑？吾夫妇二人，今日抵临此中峰圣地，亦总算不枉此生。”李南生的感叹声忽地戛然而止。

此时雪峰之上，突然急剧摇晃起来，一团团的白雪，涌动起来，犹如海中的波浪，一浪推前一浪，直向下面滚涌起来。李南生一见，不由大骇道：“红玉妹妹不好，似乎是雪崩了！”

在雪山之中，遇上雪崩，那是九死一生的奇凶极险。原来昆仑山上的雪峰，久无人迹，积雪已达千年，刚才李南生感慨之下，仰天长叹，他的声音贯注了内力，山回谷应，不知怎地便把雪峰上的雪震松了，竟如海浪似地翻涌起来，一浪千层，后浪推前浪，只要稍受推压，整座雪峰的浮面白雪，便会如倾倒地倒泻而下。昆仑山雪峰的积雪已达千年，厚达千丈，一旦倾泻而下，犹如山洪暴发，此际与之遭遇的物体、树木、巨石、人畜，一切一切，必绝难幸免被雪覆盖淹没的厄运。

李南生深知雪崩的可怕，他也来不及向燕红玉示警，右手疾伸，把她拦腰抱起，便向玉虚峰上面疾窜而上，李南生深知人的轻功就算再快速，也绝对快不过雪山崩塌倾泻而下的速度，就如遇上洪水暴发，只有迅速抢占高地，才是惟一的逃生方法。

脚下的雪层已在翻动，人踏上去，犹如踏足于海浪之上，李南生猛吸一口真气，把内力催激到极致，施展“踏雪无痕”的绝顶轻功，形如两头受惊的雌雄兔子，快如闪电地向玉虚峰颠飞掠。

李南生抱扶妻子燕红玉，逆滚滚的雪流而上，脚下的雪流翻滚，如惊涛骇浪，这虽然凶险万分，但却是逃生的惟一法子。

眼看玉虚峰颠已在望不远，李南生知道只要翻上山颠，便可逃过这场奇凶祸险了，他心中不由一阵兴奋，生机已在望，他又怎会放弃？李南生奋力向上跃去，这一跃足达十丈，只需翻越前面一段如惊涛裂岸的滚雪，他便可以踏足山颠的硬地，亦即安全脱离险境了。

不料就在此时，李南生双足踏上山颠的硬地，却突感脚下浮动起来，软绵绵的，根本无法运力再度跃起，李南生不由大骇。但更令他惊骇的是，脚下软绵绵之物，原来正急速下沉，山颠的硬地，与后面的滚雪，竟亦迅速相分，越来越远，就如大地被仙神疾劈一剑，从中断裂！

李南生不由万分惊骇，因为他深知此乃“地裂”之兆，正是由于“地裂”，才引发可怕的雪崩。当时尚未有“地震”这一名堂，因此所谓“地裂”，便即现代的地震灾难了。

李南生已知生死处于一线，他拼命凝聚功力，欲一跃而上，但当他以为已可一跃脱离险境时，脚下的地土下沉的速度突然加快，两面的山土中裂，现出一道恐怖的大缝，李南生和燕红玉不幸正处于大裂缝的中间，只听“喀喇”一声，两人但感天旋地转，向裂缝下面急速坠下……李南生不由哀叹一声，他知道身处此绝境，就算神仙降世，亦难把他夫妇二人救出生天了。

李南生心中已然绝望，深知无论如何努力反抗，亦难逃避这必死的厄运。他于此时反而处之泰然，不作任何花力气的腾挪纵跃，只是紧抱怀中的妻子燕红玉，暗道：天若亡我夫妇，便死也死到一起，就算天崩地裂，也决计不能把我与燕妹分开！而且燕妹不是已怀了我李南生的骨肉么？只要死在一块，到了阴曹地府，也就可以一家团聚了，总胜于骨肉分离之苦啊！

李南生心性十分豁达，虽已面对死亡，却仍能于绝望中寻出一点安慰的乐趣，因此他的心境竟十分平静，虽然如飞地向下急坠，心魂皆欲脱体而去，但神智却仍保持清醒，不致如常人般早已魂飞魄散，未死已然昏绝。

他怀中的燕红玉，亦一声不吭，既不呻吟也不悲叹，只用力地抱紧李南生，夫妇二人心意互通，确信只要死能同穴，此生也就无憾了。

李南生、燕红玉夫妇二人，紧紧相拥，燕红玉又已怀了身孕，犹如三人合体，其体积便比普通的坠谷人大了三倍，所坠的裂隙是刚刚分裂，下面积聚的地气雄浑无比，腾腾上升，因此李南生夫妇的身下，便犹如有一团庞大云气承托，下坠的速度因而大大减缓。

但李南生却感眼前越来越黑暗，渐而变得黑寂一片，耳际只剩气流的呼啸声，其余便有如地狱一般的感觉了。

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因此也不知到底下坠了多深。在李南生的感觉中，这短短的一霎，几乎长如一生一世。因为他已预料，到下坠终止之时，也便是他夫妇二人命丧的一刻了。

忽然，李南生突感身子遇上一股强大之极的吸引力，把他和怀中的燕红玉拦腰吸吮，他根本无法抗拒，身子连同怀中的燕红玉一道，向右面的山壁飞去！李南生心中大骇，因为他下坠的速度一直缓缓的，并不感身子有被割

裂的痛苦，他预料如此坠下，就算丧命，也必可保全尸；如今却向山壁猛然撞去，岂非立刻便会血肉横飞、粉身碎骨么？李南生最害怕的是这种结局，因为他认定，假如死时尸骨无存，死后一家三口也就不能团聚了。

李南生不由悲怆地叫道：“昆仑山啊昆仑山，不料你如此雄伟巍峨，却如此无情，便死也不肯让吾与妻儿团聚！咦？怎的忽然有光亮闪出？”李南生正悲叹之际，忽地惊疑地叫了一声。

原来李南生发觉，他和燕红玉并没有撞上山壁，而是被一种力量吸入另一个虚空，而且很快便见虚空黑暗中透出亮光来了。李南生忽然明白，这是山壁的一个洞口，因洞内里空旷，山壁乍裂，遂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，刚好他和燕红玉的身躯擦过洞口，便被强大的吸力扯吸进洞口中去了。

掠过洞口一段，再向外面飞出，原来那儿别有洞天，但见参天古树耸于下面，更有溪流环绕，花草遍地，犹如一座隐于昆仑山腹的世外桃源，也因此才有光线从里面折射出来。

李南生乍然发现如此绝地中的仙景，求生的意志不由勃发，暗道：如此世外桃源，若丧身于此，岂非大煞风景？好歹也得先领略欣赏一番，才不枉此生啊！强烈的求生意志，把他的内力也激发出来了，李南生猛吸一口真气，但感清新无比，与俗世的混浊简直相去十万八千里。因此吸一口便感精神一振，血气沸腾，内力似陡增几分，李南生凝神屏气，目注下面，准备施展他的腾挪功夫，化解急坠而下的可怕撞力。

李南生紧抱着怀中的燕红玉，向下飞坠。下面的参天树也越来越大，树顶如绿色巨伞，在李南生眼底猛地张了开来。

李南生深知生死已届一线，他猛地收腹，把全身的功力凝聚于双腿，待脚底触着树顶，便猛地一踏，借势飞弹而起，再沉下时又再一踏借势弹起，如此反复数次，可怕的下坠力便被化解大半了。

最后一次李南生双足再踏树顶时，不再向上弹升，而是左脚增强力度，身子便向右面斜弹而出，成一弧形向下面降落。霎时间李南生的背部已触着一层软绵绵的物体，竟如软垫一般，身子毫无被撞击的痛楚感觉。

李南生定睛一看，原来身下是一层厚厚的树叶，日积月累，已达三四尺厚，人落其上，因此毫无损伤。他怀中的燕红玉此时亦嚤呻一声，轻声说：“南哥，吾等已降入地府了么？”

李南生见燕红玉安然无恙，不由长长地松了口气，暗道：燕妹无恙，她腹中的血脉自然可以保住了，一家三口果然于此团聚，但不知这是人间还是地府呢？李南生骤逢巨变，心境陷入迷幻不定，一时间也不知如何回答燕红玉的疑问。

他放眼一看，但见洞天原来是一座千年绝谷，三面环壁，高达千丈，一面通向不知名的远方。谷中奇树奇花异草怪石遍布，在花、草、树间，有溪流环绕，也不知溪流源于何处，流向何方。

李南生正迷惘间，燕红玉忽地轻声道：“南哥，我口渴得很呢，不知地府是否有水可以饮喝？”

李南生仍迷惑，但却确知此地绝非地府。因为地府是一片黑寂的绝境，此地却有光亮、花草、树木，甚至有潺潺流水，如此一片世外桃源，又怎能是可怕的地府？但若说不是，此谷却明明深陷地下千丈以上，仰望上去，犹如坐井观天，只得巴掌大小，可知绝谷有多深，有多可怕了。若要重出生天啊，只怕想也休想了！如此说来，此地岂非既是世外桃源，又是可怕地府么？

李南生无奈微叹口气，道：“燕妹，莫管它是人间还是地府，既感口渴，便证明吾等一家三口仍活着啦，这总比无声无息的死人胜于十倍也！你既然口渴，不见前面有溪流么？且先到那儿喝个痛快便是了！”

燕红玉迷惑地道：“南哥啊，此地只得你我二人，何来一家三口呢？”

李南生道：“燕妹，在昆仑山口，那姓李的兄弟，不是判断你已怀了孩子么？他虽未出世，但必已有知觉，听得到爹娘的话语，或许正在又笑又叫呢！这不是一家三口么？”

燕红玉俏脸微红，道：“南哥啊，孩子尚未出生，怎知其是男是女？再说吾等身陷绝地，只怕连孩子也拖累了。”

李南生微叹气，道：“燕妹，不必想那么多，你我既然尚活着，总不能让孩子死去啊！”

燕红玉心中不由一动，想起腹中的胎儿，她的母爱力量忽然勃发，一跃而起道：“是，南哥！无论如何，不管此地是人间还是地府，孩子无辜，尚未出世，决不能因此夭死腹中！况且你我此劫，似乎避无可避，一切均在那姓李的兄弟意料中呢！”

李南生道：“姓李的兄弟说得神秘秘的，根本令人难懂，他料到什

么？”

燕红玉道：“姓李的兄弟临别之际，不是向吾等说：你夫妇二人千里迢迢，抵此昆仑圣地，足证你李氏血脉，与昆仑龙脉有极深渊源，一切且于其中仔细体味，日后自会明白。然后李兄弟不是又传音过来道：‘天机乍现昆仑峰，龙虎潜游四海中，九州靖平丹日耀，上下求索问苍穹’么？这其中似隐含吾等今日之劫难呢！”

李南生笑道：“燕妹不是口渴吗？怎的说来如此兴奋，连喝水也忘记了？走吧，前面便有浅溪流，莫管它什么天机、运劫、龙脉的，先保住吾等的血脉再说吧！”

母爱的力量，令燕红玉求生的意志陡生，她也不再犹豫，决然地道：“是！南哥，天无绝人之路，总有法子生存下去啊！”

夫妇二人，向前面的那道溪流走去。走近一看，只见溪流水清见底，鱼游其上，十分活跃。溪两岸，长满奇花异草，李南生虽然见识多，但也连一种也叫不出名堂。

燕红玉口渴难当，走到溪边，也不管许多，伸手掬起一捧溪水，便喝了起来。入口但感甘甜香冽，犹如醇酒，不但解渴，而且暖暖，喝了几捧，便连肚饿的感觉也消失了。燕红玉不由大喜叫道：“南哥！快来试试，这溪水很神妙呢，不但止渴，而且可令人饱肚子啊！”

李南生正感腹中空空，思量到何处找一顿吃的东西，听燕红玉这般一说，连忙亦俯身捧溪水就喝，喝了几大捧。稍一会儿，李南生便惊喜地笑道：“燕妹，这果然是一溪神水，不但解渴，而且顶肚，妙得很啊，如此一来，生存的两大难题吃和喝，岂不可以解决了么？”

燕红玉忽地低叫一声道：“南哥，快看，那是什么？”

李南生顺燕红玉的手指一看，只见溪水石隙之中，有一奇物穿游而出，其状似鱼非鱼，似蛇非蛇，四爪有如蝎虎，背上有鳞，犹如世间所养的金鱼，有八彩，十分艳丽，身长尺许，十分奇特。

李南生对这等怪物简直闻所未闻，更别说见识了，他只能摇头苦笑道：“此地充满古怪神奇，一切皆见所未见、闻所未闻，如何识得这等怪物？”

燕红玉道：“它既于水中游动，想必是鱼一类的食物吧？为甚不把它捉住，再设法生起火来，吃一顿野烤鲜鱼呢？”

李南生一听，连忙阻止道：“燕妹千万别胡闹！这等怪物，也不知是否身潜剧毒？就算真的要吃，也让我先吃好了！”

燕红玉奇道：“为什么？若然有毒，南哥你便不怕死么？”

李南生叹道：“若然有毒，吾吃了只吾一人丧生；但若燕妹不幸中毒，便是一人二命，累及腹中的孩儿啊！”

燕红玉一听，不由悲从中来，幽幽地道：“但南哥又是否知道，若你不在，则红玉如何会独生？孩儿又岂能存在？此所谓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？南哥一人连三命啊！”燕红玉想到身陷如此绝境，想起腹中不幸的小生命，不禁悲从中来，几乎忍不住放声痛哭。

李南生道：“不吃，不吃！不吃这怪鱼罢了，燕妹切莫悲伤，恐伤了腹中胎儿的小心灵呢！山溪神水既然可以止渴顶饿，吃喝之事也就可以解决，吾等必定可以生活下去！”

燕红玉道：“既然可以活下去，但身陷绝境，眼看决难重出生天了，孩子无辜，生下来难道永要他与此绝地为伍么？”

李南生咬一咬牙，道：“此地虽然三面峭壁，决难攀越，但尚有一面似有去路，不如趁眼下体力尚存，先寻出路再作打算吧？”

李南生说罢，牵着燕红玉的手儿，施展轻功，双双向留下缺口的绝谷西面掠去。夫妇二人内力均甚高，轻功造诣也足以跻身江湖高手之列，再加上刚喝了那山溪的“神水”，内力陡增，这一全力施展起来，便快如箭矢，直向绝谷的西面射去。

这一段距离，普通人只怕须花上一日一夜的工夫，但李南生夫妇，却仅需半个时辰，很快便掠到绝谷西面的尽头了。

夫妇二人不由猛地顿住，李南生为保护妻子的安全，抢在前面，却立刻倒抽了一口冷气。原来绝谷的西面尽头处，竟是一座深渊的边缘，立于崖边向下探视，下面烟云飘荡，也不知有多深、有多险？而所站的崖边，反成了下面深渊的所谓“生天”了！

李南生不由喃喃地叹道：“这当真是绝地中的绝地，深渊中的深渊！若不慎掉下去啊，只怕须历二世，才能再出二重生天了！”

燕红玉见李南生失落的模样，她自己虽然亦感悲伤，却咬咬牙根，轻声对李南生道：“南哥，算了，莫再寻什么出路了，吾等命运既已注定和昆仑

山关联，只好认了！不如先行设法寻一处地方落脚安顿下来，再作下一步的打算吧！”

李南生无奈地微叹口气，他不得不承认，凡人的能力毕竟有限，根本无法抗拒如此残酷的天灾劫难了。他想了想，便点点头，对燕红玉道：“燕妹，既然如此，那便先返回绝谷东面去吧！此处一片死寂荒芜，怎及得那面有花草、树木、溪流啊！”

燕红玉道：“不错，南哥，比起此地，那儿便是绝谷中的世外桃源啦！”

夫妇二人返回坠落时的绝谷东面，至此，李南生才不得不把逃生的念头抛开，转为如何求生的意念，“逃生”即是认为目前立足之地是绝境，非逃离此地不能生存；而“求生”则是处境虽然险恶，但未至于“绝”，立足于现实去艰苦挣扎，尚有生存的希望。

李南生既然抛开“逃生”的念头，抱着“求生”的意念，他自然便须立足于现实，好好把握现实中一切可以令自己生存下去的条件和机会了。

如此一来，李南生忽然发觉，这个神秘古怪的“昆仑绝谷”，虽然远隔尘世，但却神奇地向入谷之人提供了一切生存下去的必备条件。

首先是生存中最关重要的吃和喝，仅仅一道神妙的溪水，便具备了这两大条件。原来这道溪流的发源地，是绝谷山壁下面的一个小洞口，小洞口蒸气腾腾，温热的水流源源不绝地流出，便形成了一道山溪。溪水在上游处十分温热，可蒸鸡蛋，这便是现代人所称的“温泉”，内里隐含氮、磷、钾、钙等等人体所必需的元素，因此不但可以解渴，再且可以饱肚子。只不过李南生夫妇当时碍于阅历，不知这溪水的神妙之处罢了。

更奇妙的是，这道溪流的中途，流经一棵形状古怪、叶厚如掌的大树，树身的下部，竟有一股白色的液体汨汨流出，注入溪流，与溪水混成一体。李南生凑近沾了一点白色的液体试试，发觉其味道竟如世间的牛奶，甚至比牛奶更觉甘甜。李南生发现这棵大树的妙处，不由十分欢喜，终于确信此绝谷，吃、喝无缺了，李南生把这树的奇妙告诉燕红玉，燕红玉亦十分高兴，笑道：“妙啊！那将来孩子出世，便有奶汁给他吃了！不如便替此树起个名号，叫它做‘奶树’吧！”

吃、喝可以无忧，甚至穿衣也可无缺。原来绝谷三面石壁中，长着一层石苔，十分坚韧。燕红玉心灵手巧，把石苔成幅裁削下来，以树枝为针引韧

草相缝，一件奇特的“苔衣”便造成了。穿在身上，柔软温暖，竟胜于世间尊贵的貂毛、虎皮。而绝谷的三面石壁十分广阔，石壁上的石苔可以取之不尽，因此就算留在谷中三五百年，只怕也不愁穿着。

生存的三大要素——衣、食、住，衣和食均无忧了，此时便只剩下住了。很快，这最后一个难关亦越过了，而且令李南生夫妇喜出望外。

原来绝谷的地域乍看不大，但仔细寻索，却内藏无穷奥秘，有多半简直是李南生夫妇闻所未闻、见所未见。就在绝谷的南面，李南生偶然发现石壁下有一个石洞，洞口高达八尺，人可直身而入。洞口的横眉上，竟刻了三个似图非图、似字非字的图案。燕红玉自幼博览群书，学识甚高，少女时便有“女学士”之称，但她竟然难明这三个图案的奥秘。

李南生夫妇走进洞中，只见洞甚宽敞，方圆足达百丈，四周怪石遍布，有形如床，似凳、似桌、似碗碟、似浴盆等等，天造地设，世间的一切家居用具，几乎悉数俱全。靠近洞口处，更有一座石钟、石鼓，石钟敲而鸣响，石鼓轻叩音如闷雷。

洞内深不可测，也不知有多深有多远。步入五十丈，便见有一深潭，潭水蒸雾腾腾，烟云弥漫，目睹之下，令人顿生幻觉。

李南生夫妇也并不急于探索，只要有吃有住有衣穿，可以生存下去，也就心满意足了。

于是夫妇二人，日间饿了渴了，便饮山溪“神水”，有时亦喝一顿“奶树”甘甜的汁液；夜晚则同宿于石洞中的石床，那石苔不但可以作衣服，更可以作被子，因其厚而韧且软，盖在身上，犹如羽绒，又十分奇妙，冬暖夏凉。

有时烦闷了，便出洞外游逛，欣赏奇花异草怪树，绝谷中地域奥秘无穷，游之不尽，倒也不觉沉闷。夫妇俩人本是武林中人，武功甚高，闲来也不忍荒废，每日仍坚持练功不息，因此功力不但没有退却，半年之后反而大为精进了。

不过，到了第五个月，燕红玉已大腹便便，李南生便坚决不让她再腾跃练功了。到燕红玉怀胎七月，竟一朝分娩，诞下一位男婴，虽然仅怀胎七月，但婴儿完好无缺；更奇的是，婴儿刚诞生下来，便能言能笑，其笑声十分响亮，犹如洞口处的石钟；其言却非“爹、娘”二字，而是“昆仑！昆仑”地

叫个不停。

李南生不由又惊又奇又喜，失声道：“儿啊！你是怪物还是神童呢？”

燕红玉嗔道：“无论如何，他总是你李家血脉，什么怪物，神童的！”

李南生怕燕红玉嗔怒伤了身子，连忙赔笑道：“是，是，燕妹，他果然是李家血脉，我倒是乐疯了！”

略一顿，李南生又忙道：“燕妹自少便有女学士之称，学问比我强多了，快点替吾儿起个名字吧！”

燕红玉道：“孩儿似与昆仑山有甚深渊源，又生于昆仑山腹中，不如便叫‘昆仑’吧！”

李南生大喜道：“李昆仑！李昆仑！好雄伟的名字！好！好极了！便叫李昆仑吧！”

燕红玉却又微叹口气，幽幽地道：“南哥，当日遇上李兄弟李淳风，他不是判断，这孩子与什么‘昆仑龙气’有关，又呼我作什么‘昆仑之母’，由此可见，孩子与昆仑山确有难分之渊源啊！可惜如此一来，孩子便须长困昆仑山腹，根本无法去领略人世间的风光祸福了！这与作此山之奴又有什么分别呢？”

李南生此时却傲然地道：“燕妹，昆仑山浩瀚无极，浩然正气，与天地长存，便作其奴仆，也决计不错！孩儿既与昆仑山有此渊源，干脆把他呼为‘昆仑奴’好了。”

燕红玉见李南生的豪气，并未因绝地的磨折而消退，不禁欣然地笑了。

自此之后，李南生、燕红玉夫妇，在昆仑山腹中所诞的男婴，便叫李昆仑，又呼为昆仑奴。

李昆仑——昆仑奴这男婴，除了出生时便会口呼“昆仑、昆仑”，会格格大笑外，加上他在娘胎只得七月，却比怀胎十月的婴儿更健壮，除此之外，也与普通的婴儿毫无异样。

昆仑奴每日的吃喝，与他的娘亲燕红玉一模一样，渴了饮那山溪的“神水”，饿了便吃那“奶树”的汁液。他也从不会哭吵，有娘亲在他身边，他固然笑得很甜；娘亲练功时，把他独自留在山洞，他的眼珠便骨碌地仰望洞顶，似在审察什么，却决计不会撒娇哭叫，就是单独留在洞中半日，也绝不会听到他惊慌的哭声。他的娘亲燕红玉不由叹道：“儿啊！你似乎天生是昆

仑山之奴仆呢！”绝谷中的奇花异草终年不凋谢，只是树木的叶子黄绿交替着，叶落叶长已历经七次。李南生夫妇发现了这点，因而确信，一家三口在此已渡过七年的漫长岁月了。

昆仑奴七年来无灾无劫，甚至连些微小的小伤小病也不见，平安顺遂，眨眼他已是七岁大的娃儿了。自他稍懂事的三岁始，他的娘亲燕红玉便开始每日教他认字，又向他讲授她所知道的人世间一切学识。昆仑奴也十分聪慧，他的悟性更惊人之极。燕红玉所教授的学识，昆仑奴起初尚需花一点时间去记诵，但后来他只过目入耳一次，便能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了。

李南生却十分注重儿子的武功根基。李南生练的是道家正宗内功心法，因此在昆仑奴刚会走路时，便向他传授道家至尊内功心法——老子无为神功。昆仑奴的悟性十分惊人，李南生仅向他讲解“无为神功心法”一次，昆仑奴便点了点头，表示已领悟了。

李南生不由又奇又有点儿生气，责怪儿子道：“吾当日跟随你师祖学道，单此内功心法，便苦研了半年，才初步领悟二三成，后来再苦练十年，亦仅悟其中的精要五成而已。昆儿仅听一次，便以为悟透了吗？”

昆仑奴稚气地大笑，头一昂，朗声道：“无为者，无藏而有余，无为而大巧；坚则毁也，锐则挫，宽容万物，可得无极。爹啊，这岂非无为神功的要旨么？”

李南生吃了一惊，但昆仑奴所念，正是“无为神功”的要旨，他决不相信，昆仑奴于短短瞬间便能领悟，便故意虎着脸孔，沉声道：“昆儿！你虽然可以背出其要旨，但距悟透尚远，怎可未解先骄？”

昆仑奴格格笑道：“天地犹如大风箱，只要空而容气，则动而气生，无穷无尽，无休无止，因此‘无藏而有余’啊！先以虚空之心，吸取天地万物精华 先静而后动 可现天地之精华 是故‘无为而大巧’ 达此境界啊……”昆仑忽然一本正经地故意一顿。

李南生却不由大急，因为“无藏而有余，无为而大巧”，是他苦练“无为神功”，毕生所追求的境界，不料却被昆仑奴这五岁娃儿一口道破了！李南生急不可待地追问道：“达此境界如何了？”

昆仑奴不假思索，便朗声道：“达此境界，则敌越强己越强，敌越坚己越锐，以至无坚不毁，无锐不挫。轻此‘坚则毁、锐则挫’啊！爹爹，是否

这样？”

李南生心中震撼，他万料不到，自己苦练研究十年，亦难悟透的“无为神功”至高奥秘，竟从一个五岁娃儿的口中道出！李南生也没回答儿子的询问，事实上他也无法回答，因为儿子的悟性，比他作父亲的，高出何止十倍、百倍！

李南生忍不住一把搂紧昆仑奴，仰天长叹道：“天降一代武学奇材于吾家也！可惜被困于此，难以出世，只可终生为昆仑之奴也！”

昆仑奴似懂非懂地转着眼珠道：“爹是说昆仑儿么？”

李南生不知如何解释，万分感慨地道：“昆儿，莫追问什么，从现在起，你须刻苦感觉此‘无为内功心法’，达至那至高境界，以便自寻重生之道吧！”

昆仑奴认真地点点头，表示知道了，但也不知他是否真的明白自己和爹娘身处的不幸与困苦。

在昆仑奴七岁的这一年，昆仑奴在每日的学文研武中，很快过了六个月，因为山洞外面的奇花黄红交替，已变换了两次。他的娘亲教导昆仑奴说，世上有花常年不凋谢，只是每隔三个月，颜色便变换一次，那是六个月过去了。

这一天早上，李南生、燕红玉夫妇尚在睡梦中，在另一张小石床上独睡的昆仑奴，耳际忽地传入一种十分古怪的啸叫声，道：“昆仑……奴……昆……仑奴！”

昆仑奴不禁十分好奇，因为他自出生以来，所见的人便只有他的爹爹和娘亲，呼唤他的亦只有爹娘而已。如今爹娘尚在熟睡，那到底是谁呼叫“昆仑奴”呢？

昆仑奴虽然极为聪慧，但毕竟尚是年仅七岁的娃儿，孩童天真之气尚十足，因此他一听便悄悄地一跃而起，随手披上那件娘亲用石苔替他做的衣袍，便如小幽灵般一闪而出。

昆仑奴自研学李南生传授的“无为内功心法”后，进境突飞猛进，他凝神运功时，身子竟轻如鸿毛，若有若无；但当他凝聚真气于丹田，身子却又重如千钧，凭娘亲燕红玉甚高的功力，竟亦扳他不动。昆仑奴此时的功力，已达“静如处子，动如脱兔”的境界了。李南生达此境界整整花了十年。昆

仑奴仅以半年的光阴，便已练抵此“无为内功心法”的第四层。他此时施展起来，比灵燕更奇幻轻巧，简直无声无息，因此连他的爹爹李南生也没能发觉。

昆仑奴闪出山洞，但见天色尚有一片黑蒙，只有上面巴掌大的夜空透出几点星光，但昆仑奴却浑然不惧，因为他自出生始便在此绝谷生活，白天与黑夜对他来说，除了一黑一白的颜色不同外，根本就毫无分别。

他凝神细听“无为内功心法”的神妙在于“气从心生”当他凝注某种物事时，其“气”已先行电射而出，功力高深者可达千里，“这便是所谓千里眼、千里耳的由来”，昆仑奴此时虽然未达此境界，但他全力施为之下，其听力、视力亦足达十里内外、落叶飞花无可隐踪。

忽然，昆仑奴十分清晰地听得真切，那“昆仑……奴……昆仑……奴……”的呼啸声，竟是从他常在此饮喝的溪流中发出来。

昆仑奴一家三口居住的山洞，距那饮喝的溪流仅一里路不到，昆仑奴施展“无为内功心法”中的轻身功夫，飘逸如鸿毛，三几个飞旋，便飘到溪流之畔，昆仑奴心中奇道：流水怎会有呼唤声？

他凝运“无为真气”，注视溪流，便可透水而入，直入溪流的底部。忽地，昆仑奴格格笑道：“是你呼唤我么？但你是什么啊？”

原来昆仑奴发现于溪底彩色沙上，正伏着一尾古怪的东西，长约一尺，似鱼非鱼、似蛇非蛇，身上四足，状如石壁上的蝎虎，身上又披着七彩的鳞甲，十分怪异。更奇怪的是，“怪物”的嘴在不断蠕动，随着“怪物”嘴的蠕动，昆仑奴又听到那呼唤声——“昆仑奴……昆仑奴”了。

昆仑奴不由又格格笑道：“你这古怪东西，伏于溪底呼唤我做什么？”

不料昆仑奴的话音未落，溪底伏着的“怪东西”，忽地向前一窜，游行了一丈，再回过头来，向昆仑奴连点了三点。

昆仑奴笑道：“怪东西，你这是招呼我跟随你么？”那“怪东西”又点了点头，以示确然。

昆仑奴尚是孩童心性，见状便乐了，格格笑道：“好啊！那你在水中游，我在岸上追，大家赛一赛，看谁快谁慢啊！”他话未说完，小足一顿，便轻如鸿毛的向那“怪东西”飘然而去。昆仑奴在绝谷中，所见的惟有爹娘而已，他的孩童心性，根本尚未能满足，此时虽然遇上的是一尾“怪东西”，但“怪